



二如阁诗集

(清) 费墨娟 著

黄群建 校注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二如阁诗集

(清) 费墨娟 著

黄群建 校注



- ◎ 湖北省重点学科(语言学)基金资助项目
- ◎ 湖北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如阁诗集/(清)费墨娟著;黄群建校注.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3

ISBN 978-7-216-05965-7

I. 二…

II. ①费…②黄…

III. 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2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8181号

二如阁诗集

(清)费墨娟 著

黄群建 校注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印刷: 湖北省黄石市机关印刷厂

经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81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09年3月 第1版

印次: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定价: 28.00元

书号: ISBN 978-7-216-05965-7

本社网址 <http://www.hbpp.com.cn>

枕烟四起夕陽沉。寂上房櫺百感侵。幸有多情惟此月。宵中窗下伴清吟。

贈別阿兄邊更

離情萬縷與千絲。一叮嚀細記之。雁序莫來惟汝長。門衰祚薄藉兄持。

立秋有感

頻更暑氣動葭灰。歲月如流莫挽回。紫曉雁聲寒又到。高梧葉落送秋來。

秋夜即景

桂花璀璨露華深。風色蕭森月色沉。斜倚闌干人意倦。惺忪唧唧乳蟲吟。

即景

梧桐庭院綠陰斜。一榻輕風一枕花。幽夢欲成驚忽斷。樓頭鷓鴣喚煎茶。

和紀姑公元韻

聲上杜宇喚春遲。轉瞬紅愁綠又稀。底是老翁休遠慮。聊尋詩酒且相依。

其二

窗紗微啟月光來。夜靜遙聞玉笛哀。坐久不知更漏永。忽驚花影上瑤台。

小樓夜雨

珠簾不捲上銀鈎。獨擁殘釵坐小樓。窗下蕉聲階下雨。聽來點點

人遠隔高山流水冷瑤琴

和陳女史詠秋柳原韻（附寄書）

住隔柳城聽芳聲之遙揚身依閑閣實暮想之徒殷

還企蘭芬祇輸蒲拜辰維

怡萱契姊新妝約結麗景延康所忻柳絮才情足

比珠璣之咳唾就識藍田美種毓成江漢之英華盟讀數

回撲塵三斛指自愧深閨弱質粗學耽吟况兼俗累

多乞終唯特料通來半墨姻緣半消磨於米外量計兒

女笑啼中矣歲月蹉跎寄予懷於東閣閑山修阻望彼

美於西方倘能後會之有期即係夙緣之不淺謹遵元

韻不揣效顰奉呈報台即希斧削

玉閣寂寞斷吟魂風上西風自掩門羅帳夢回留倩影瑤階

月上認啼痕濕雲冷溪迷深院疎雨霏微纖達村塢不封侯

秋又老離懷別緒也誰論

其二

弱質亭上怯晚霜那堪飄泊在寒塘曾教眉黛窺菱鏡刺

得雲羅貼一箱三月煙花成幻影六朝金粉張君王道傍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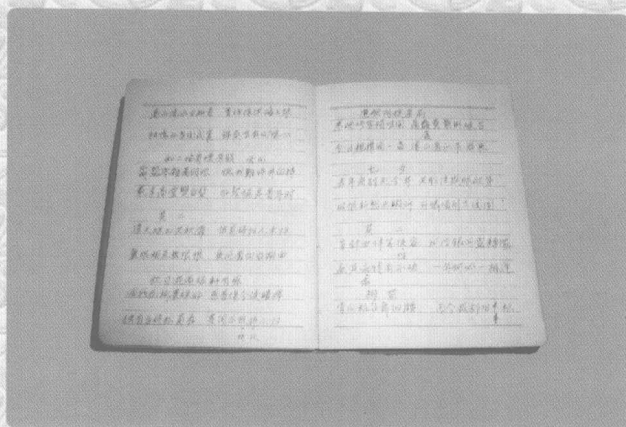
問前情緒遙指斜陽十里坊

其三

蕭瑟三秋冷拂衣重來香國景殊非荒涼漢苑月初減零落

甫隄綠正稀別恨萬端隨流水遊將綠千縷逐風飛此身未

必甘憔悴欲盼春回願豈違



《二如阁诗稿》民间手抄本



费墨娟故居遗迹（尧治村）

吟到秋凉彻骨清

黄群建

在湖北省阳新县，有一位清末才女，她的诗作，近百年来在民间广泛流传，至今还有不少人家藏有其《二如阁诗稿》手抄本。她，就是费墨娟。

费墨娟，阳新县漳源口镇尧治村人，生于清代同治七年十二月（1869年元月）。她父亲费光业，号担农，是同治九年的优廪贡生，并例授县候选教谕。在这样一个书香浓郁的家庭里，她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虽然乳名叫绳绳，但开明的父亲从来没有用封建礼教的绳墨来约束她，而是用知识女性的标准来培养她，她的灵性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冰雪聪明的费墨娟就像深山的一株幽兰，自由自在地吸取阳光雨露。她习经史、学书画、耽吟咏，或许是上天钟秀于斯人，还在幼年，她就崭露头角了。人们常说唐代的骆宾王七岁能赋诗，善属文，传有咏鹅诗“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之作，殊不知与其年龄相仿的费墨娟所写的七绝竟更胜一筹。且看《晓梦二首》：“金炉香烬篆烟飘，剪剪和风透绛绡。绣阁春深迷晓梦，一声惊破卖饧箫。”“绿杨枝上啭流莺，晓梦惊回曙色清。高卷珠帘人乍起，一窗香送卖花声。”如此灵动的文字，如此圆熟

的笔法，如此优雅的意趣，竟出自稚嫩之手，的确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不仅如此，总角之年的她，还常常参加文人学士的往来酬唱。她父亲是当地雅士，交游甚广，吴楚诸名儒时过访其家，每至则必试墨娟其才，而费墨娟总能敏捷应对，特别是她即席口占的集句，来源十分广泛，唐宋元明清，或诗或词，皆有所涉猎，常常令客人惊叹不已，就连当时以文名世的费右达也写诗称赞她说：“双瞳炯炯剪秋波，小滴人间几刹那？”诗中竟然把她比作天上降下的玉女；难怪她的塾师黄纬无法掩饰内心的欣喜，称她“辉映绛纱”、“才高柳絮”，并宣布她已经是“青由蓝出”了。

但是，她的童趣依然天真烂漫，她似乎还不懂得才名远播对于她有什么意义，在她充满灵秀之气的心里，所渴望的莫过于有一个意趣相投的知音。也是天遂人愿，这个知音居然不期而至。在她 15 岁那年，年长她两岁的石绣云来到了费家，成了她的二嫂。没想到这位外秀内慧的阿嫂亦擅吟咏，不久，她给了费墨娟一个美好的礼物，那就是诗：“小姑十五性灵多，每把新诗细咏哦。焚罢夜香无个事，倚栏笑问月如何。”（《赠小姑》）这令费墨娟惊喜万分。而且，她还发现，这位嫂子的性格、气质、才情竟然和自己如此相合，好像是同胞姐妹。于是，姑嫂二人终日形影相随，花前月下，彼此唱和，书写了一段脍炙人口的闺阁佳话。

也许只有诗才能使她们的生活充满乐趣，或者说，她们生活的乐趣就是诗，她们几乎天天都沉浸在艺术创作

的气氛当中。费墨娟是这样描写她们绮梦一般单纯而富于乐趣的生活的：“清风引兴琴三弄，佳句吟成酒一盅。”（《夏晚漫成》）“问安已了无他事，只为沉吟坐漏终。”（《听蛙》）“几度高吟眠未得，钟声催月上栏杆。”（《闺中杂咏》）“心闲刺绣添针巧，兴到吟诗落笔成。”“深闺知己惟阿嫂，终夜论文对短檠。”（《秋夜与阿嫂论诗》）“吟到绿阴深处去，新诗应带晚香来。”（《看花》）这些诗，清新自然，一片天籁，与她们皎洁的襟怀正好相互辉映。石绣云曾称赞费墨娟说：“冰壶涤笔不沾尘，绮阁闲吟得句新。借问小姑何所似？一窗明月是前身。”（《赠小姑墨娟女史》）其实，这又何尝不是说她自己呢？两个人太相像了。

这，就是“二如阁”的由来。

对费墨娟和石绣云二人的情之所钟，父亲费担农先生看得最为真切，也最为理解，或许担农先生在默默地为她们收集诗稿的时候，已经为这本卷帙取好了名字。因此，数年后，当他把汇成的册子交到费墨娟手中时，就不假思索地笑着说：“吾赐汝名，署为《二如阁》。”其实，“二如”不仅是说二人相如，或许还含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期望，其用意颇耐寻味。

然而，筵席总有散的时候。费墨娟 18 岁那年出嫁了，夫家远在大冶县金湖的张克诚村。出嫁前，费墨娟给阿嫂写了一首赠别诗：“离骖欲整泪漫漫，几度踌躇几度难。今日别君无所嘱，高堂代我劝加餐。”（《将之外家留别阿嫂》）这是婚前在娘家写给石绣云的最后一首诗，从此结束了两人日日耳鬓厮磨、促膝谈诗、互相唱和的快乐

时光，代之而来的将是无穷的思念。

夫婿张学諲，号坤轩，比费墨娟小一岁，俊逸宽厚，也爱诗，且每因妻子能诗而欣然。张家亦属书香门第，所与交游者皆淹雅著名之士，故费墨娟与往来宾客，酬唱之作亦多。然而，无论是琴瑟之好，还是儒雅之交，都难以冲淡诗人对阿嫂石绣云的思念，这种思念承载着太多的文化蕴涵和沉郁幽思的积淀，以至于除了诗再难以表达。因此，尽管关山阻隔，姑嫂唱和却仍然在继续，鱼雁也随之殷勤地往来传递着诗笺。而诗，似乎更动人了。费墨娟在《怀阿嫂二首》和《寄怀阿嫂二首》中，时而发问：“忆否去年风雪夜，围炉剪烛共谈诗？”“为问故人知也未？如今不是在家时。”时而感叹：“恨煞此身归未得，故园辜负一番花。”“梦里与君联好句，醒来依旧各东西。”读来无不叫人怅然。

其实，思念并不一定是悲剧，可怕的是这种美好的东西被撕碎。谁想得到没过几年，年纪轻轻的阿嫂竟突然亡故！这样的打击对于费墨娟来说，简直是太残酷了。噩耗传来，诗人肝肠寸断，在神情恍惚之中，她蘸着泪水写下了一行行哀婉的诗：“花筛月影夜沉沉，抚景伤情百感侵。君若有情魂莫散，梦中随我共谈心。”“茫茫哪个是知音？顿冷诗筒久废吟。一自子期身死后，从今不鼓伯牙琴。”（《哭阿嫂三首》）她又跑到阿嫂的坟前哭诉：“今日亲携一杯酒，远山遥水吊君来。”（《追祭阿嫂墓》）不过，诗人终究没有像伯牙那样破琴绝弦，因为她觉得阿嫂仿佛没有死，还可以找到，她说：“琴书冷落人何在？针线

萧疏事可怜。”“几回恍惚犹寻觅，未解黄泉路几千。”（《哭阿嫂》）这段生死情缘缠有千千结，永远也解不开，注定要影响诗人的一生。

如果仅此而已，诗人还算是幸运的。与张家过从甚密的儒彦胡茂才在其赠诗的小序中说：“顾古今闺秀之能诗者，其中半幽愁暗恨之作。盖由才清者，多命薄，非寡即夭，非贫即独耳。孺人得天独厚，相夫宜室，效梁案之齐眉，教子能文，承毕家之经训，固亦可以自豪闺阁矣。读《二如阁诗稿》，风雅声中，亦集骚怨。甚哉，何聪明之累人也？”（见《二如阁诗抄》张氏藏本）然殊不知天公忌才，对费墨娟也莫能外，胡君的这番话竟成谶语。当费墨娟刚步入中年时，35岁的丈夫张学諲又溘然而逝。诗人再也经受不住这样巨大的打击了，她几乎失去了常态，悲痛如同潮水一般奔涌，哀悼的诗也像浪涛一般迭出：“今生命薄不逢辰，百劫千磨是此身。”“我忒怜卿卿惜我，伤心愁对镜中人。”“怕看月照画眉窗，映得空房影不双。”“伤心记得当年事，月夕花晨共倚栏。”“寸心记得临终语，嘱我殷勤抚幼儿。”“一盏清茶一瓣香，儿啼女哭绕灵床。问君底事心何忍，不管吾家事短长。”（《悼亡夫十五首》）这些凄楚的诗句，仿佛声泪犹在，令人叹惋。

然而，费墨娟并没有向命运屈服，她毅然在呻吟中支撑起柔弱的身躯，用诗来抚平心灵的创伤。据《张氏宗谱·坤轩公及费夫人合传》记载：此后“夫人支柱门第，教育儿女，操虑益苦，而综理之暇，犹借笔墨以自排。然憔悴忧伤，读者堕泪。”看来，任何力量都无法摧毁费墨娟对

诗的执着，诗已经成了她的精神寄托，只要一息尚存，她将吟咏不止，只是诗更多了些孤寂。在此后的诗中，经常有她深夜对灯枯坐的情景：“炉香欲尽细如丝，几度孤吟得句迟。”（《夜坐》）“最是深宵眠不得，孤灯愁对夜如年。”（《病中二首》）在空旷的院落里，漫漫长夜一片沉寂，似乎听得见几缕篆烟飘动的声音，这是何等的凄凉！此时，或许唯有诗才能排遣她心中的抑郁和苦闷。

少年梦事，旋若好风，往日的频频酬唱变成了今日的内心独白。此时她最缺乏的是能够彼此欣赏、相互倾诉的知音，她在诗中写道：“知己可怜零落尽，不堪回首少年场。”（《重阳自感兼哭阿嫂》）“茫茫尘世谁同调？寂寂兰闺独异科。”（《暮春二首》）“常叹深闺同调少，几回遣闷自吟哦。”（《春日自感》）然而，像她这样有学识、有才华，而且心气颇高的佼佼者要在深闺中再找到“同调”，谈何容易！所以她只好把情怀寄托于品性高洁的水仙和幽兰：“任他魏紫姚黄艳，那及幽怀磊落身？”（《咏水仙二首》）“具此孤高真品格，不从人世斗繁华。”（《咏兰草二首》）在《伴梅》一诗中，她更直言梅花就是她的同类：“亭亭瘦骨傲群芳，雪压霜催更吐香。我特伴梅梅伴我，与君一味爱清凉。”这哪里是写花？分明是在写人，分明是在写自己的襟怀和志趣！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方有沉郁顿挫之作。在这里，我们似乎找到了佐证。

费墨娟不但志趣高洁，而且目光远大，她的思想从未囿于自己狭小的生活空间，在诗中常常把情感表述和对社会的关注融为一体。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对

中国的侵略日益猖獗，欲把神州国土瓜分殆尽。对此，诗人痛心疾首，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如焚，写下了许多爱国主义诗篇。她在诗中写道：“一腔孤愤未能消，冷看东邻兵马骄。”（《秋日书怀二首》）“鹰瞵鹗视万千端，敌忾无方泪不干。”（《感时二首》）“常叹神州多劫难，有怀时局似残枰。”（《夏夜感时》）“近来每问兴亡事，难任伤心念众生。”（《夏夜感时》）最能反映其激愤之情的，要算《感时》这首诗：“举国悠悠似梦萦，潮流震撼我心惊。铜驼伏地空悲涕，铁骑连天正竞争。宝剑无权休起舞，唾壶有口向谁鸣？那堪堕落旁观派，胜负随人了一枰。”铜驼伏地，铁骑连天，而腐朽无能的朝廷，除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别无他策，像是一个痰盂任人唾吐。而那些当权者依然在极尽奢靡，粉饰太平，正如费墨娟在另一首诗所讽刺的那样，“天子无愁终有福，承平转瞬播讴歌”（《和陈怡萱女史冬兴原韵四首》）；而有些麻木不仁的国人，仿佛是事外的看客，任凭国家沉沦。面对这种局面，她也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怀疑，提出了“除恨欲挥三尺剑，感时懒读五车书”（《冬日遣怀》）的真知灼见。然而，她毕竟不是男儿。在那个年代，一个身居乡野的女子，如何能走上政治舞台？她无可奈何地哀叹道：“普天谁献平戎策，绮阁犹怀报国心。身是女流空有志，出师二表且长吟。”（《和陈怡萱女史冬兴原韵四首》）

国事如此，家又如何？尽管她勉力惨淡经营，但已无法避免家道的中落，她自我解嘲地说：“年荒莫谓馥资少，蔬水家风乐自宜。”“向人羞说愁盐米，任命何须问筮龟。”

(《秋日漫题》)“愧我御穷无善策,典衣卖画强支持。”(《秋日遣怀》)而两任贤淑的儿媳又相继病故,更使这个家庭雪上加霜。为了支撑门户,她几乎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她偶尔回到娘家,看到的也是一片衰败景象,她不禁唱起了黍离之歌:“楼台寂寞悲歌里,人事飘零感泣中。一径苍苔飞絮影,半窗啼鸟落花风。”(《春晚经故园》)以前,她经常勉励自己的兄弟立志向学,博取功名,报效国家,可是当兄弟屡次应试失利后,她变得清醒起来,尽管也安慰兄弟说“从来豪杰成名晚,归向芸窗再琢磨”(《次韵大兄考罢归里》),但更多的是对科举制度的控诉:“举首问天天不语,读书每叹苦人多。”(《读〈钧天乐〉传奇吊古》)

命运是如此的不公,前景是如此的渺茫,费墨娟唯一能做的就是写诗。“一腔孤愤凭谁诉?觅句拈毫自写忧”(《自悼》),凄清的诗,就这样伴随着她度过了孤苦的后半生。在风雨飘摇的岁月,山河破碎,家境萧条,病愁缠身,费墨娟终于在她46岁那年秋天(1915年9月),声韵绝响,与世长辞。

她是令人同情的,她有那么深的家国之恨,特别是包括她父亲在内的五个亲人相继亡故的痛苦经历;她是令人惋惜的,她有睿智、有能力,历史却没有给她一个舞台,让她能有一番更大的作为;然而她更是令人敬佩的,她生前就有才女之称,今越百载,姓名犹灼然在人耳目,而身后留下的传世之作,至今仍被广为传诵。

费墨娟的诗之所以如此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除

思想内容外,在艺术手法上自然也有其可道之处。尽管有些语句略嫌粗糙,有些诗作题材雷同,少有新意,显得老套,以致同一词语、同一句式反复出现,但瑕不掩瑜,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欣赏和借鉴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语浅情浓,言近旨远,读来耐人寻味。这,恐怕是费诗最显著的特色。诗词虽以险丽为工,但不及本色语之动人。费墨娟写情,字字出于肺腑,是至洁至纯的流露,无意间即可动人心弦,常常下语平易质朴,无须精心雕琢。如写怀念久出远门的丈夫:“一天烟雨怅离群,叠叠愁怀若个分。几度柴门闻犬吠,呼童久候却非君。”(《冬日怀外子四首》)像是不经意,实则把伉俪情深写得淋漓尽致。丈夫英年早逝,诗人肝肠摧裂,按常理应极力用词语去摩描痛苦的情状,但在《悼亡十五首》中,诗人却写道:“一丸凉月照婵娟,梦里音容尚宛然。安得终宵天不曙?与君还可暂团圆。”说来平淡,然足以令人鼻酸。又如《咏柳絮》云:“一样灵根何堕落?深惭翠柏与苍松。”写出了怀才不遇的伤感;写鸿雁云:“惟嘱莫教楼畔过,有人闻尔惹心酸。”(《雁声》)抒发了抑郁惆怅的情怀。文字之浅近,仿佛是乡间俚语;遣词用语,仿佛是信手拈得,然用意精深,曲径通幽,经得起揣摩。古人云:“用意须出人意外,出句如在人口头,便是佳作。”(清·孙麟趾《词径》)把这两句话用在费墨娟身上,并不为过。

2. 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也是费墨娟之擅长。她往往把情感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达出来,显得含蓄蕴藉,如婚

后省亲时写的《秋日游过绿轩有感》，景语就是情语：“凋残花柳景殊非，感昔伤今泪暗挥。独有多情松菊在，青阴不改待人归。”诗人荡开一笔，别出远神，以松菊的“青阴不改”，比喻家人对她始终不渝的真情。《暮春》一诗的“不是荼蘼花落砚，依然还未觉春归”，既是写景，也是抒情。荼蘼花在春天开得最晚，荼蘼花落已是春归时日。如果不是飘落的荼蘼花告诉了诗人春暮的消息，索居深闺的她还不知时节已经变换。用“荼蘼花落砚”引出诗人落寞之幽怀，真可谓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诗人写景，有时并不言情，人们依然可以看到情的存在，如《春草》云：“一群飞鸟撩黄犊，几处轻烟拥翠螺。”作者对春天的热爱，跃然纸上；有时又用相互衬托的手法来处理景和情的关系，使景和情相得益彰，如《小楼夜雨》云：“窗外蕉声阶下雨，听来点滴在心头。”没有上句的夜雨，则下句之声情不出；没有下句的声情，写夜雨也失去了意义。这些艺术效果，皆出于诗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功力。

3. 笔触细腻，委婉深沉，这一风格取向也许是由其天性使然。大凡古代女诗人的作品都具有幽约的特征，但多半委婉有馀而深沉不足，这大概与气质和学力有关，而费墨娟才学丰厚，高标独迥，故能得其两全。如写怀念久别的丈夫：“可怜千里共婵娟，玩月无心背月眠。何处鸡鸣贪报晓？教人有梦未能圆。”（《冬日怀外子四首》）全诗不着思念一字，而是通过无心赏月和有心入梦两个情节含蓄而深沉地表现出了女性的多情善感，读来余韵袅袅。其余如“为问绿轩轩畔月，几时相照影双双？”《春日

寄怀阿嫂二首》“多情独有梁间燕，婉转呢喃恋故宫。”（《春晚经故园》）都有这样细腻婉约的笔墨。这种艺术感染力得益于女性独特的视角，以至于发清新之思，寄托深邃，如《嘱燕子》云：“爱栽松竹爱培花，庭院幽闲静不哗。吩咐画梁双燕子，莫寻春色到邻家。”读后芳留齿颊，引起读者冥想遐思。在《冬夜》一诗中，作者更是用纤细的笔触来表述细腻的感情：“此中何物多清趣？几缕炉烟篆月华。”在万籁俱静的寒夜，诗人独坐深闺，呆看着香炉上飘起的烟缕，疑是在月光下幻出的曲折的篆字，这些篆字正在书写着隐隐的哀愁。如此细致入微的描写，生动的表现了“柔肠一寸愁千缕”的绵绵思绪，营造出独具特色的意境。

4. 典故丰富，成语翻新，也可算是费诗的一个特点。费每与文人学士酬唱时，频频引用掌故，如数家珍，有时竟到了随意俯拾的地步，足见诗人文化功底之深厚。需要指出的是，用典虽然可以加深作品的底蕴、丰富语言的内涵，但用得过多，或者典故过于生僻，势必影响内容的表达，这种情形在诗集的七律中就偶有出现。不过，诗人对于前人诗句的运化倒是值得称道的，有些成语旧句的翻新竟能达到熨贴无痕的效果，如《暮春》的“绿肥红瘦莺声老，辜负春风又一年”，暗引了李清照词《如梦令》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述怀三首》的“自嗟尘网牢人甚，安得浮家一苇航”，糅合了《诗经·卫风·河广》的“谁谓河广，一苇杭之”等，可谓别出心裁。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费墨娟的阿嫂石绣云，她的

诗是写得相当漂亮的，虽然保存下来的不多，但几乎首首都是精品。平心而论，其才情不在费墨娟之下，可惜天不假年，竟过早地魂销玉陨，否则，不知道要给这本诗集增添多少光彩！

由于费墨娟对阿嫂一往情深，事隔多年，诗集仍然叫“二如阁”。虽然有一段时间觉得已是孤雁哀鸣，名不副实，曾将其更名为“幽兰集”，但终究不忍，又恢复旧称，并请她的业师、前清举人黄纬为《二如阁诗集》作序。然而，终因后来家境凋敝、长年劳碌而难以付梓，一生心血，就此束之高阁。料想诗人在弥留之际念及此事，定然伤心不已。

所幸其子张羽尧已长大成人，可以托付。嗣后几十年历经战火，诗稿仍得以保存。20世纪30年代，张羽尧在上海开设书店，拟将诗集出版，后因日寇侵沪，书店倒闭而未果。张羽尧去世后，诗稿由其子即费墨娟之孙张汝震保存。汝震先生遵先人之嘱，兢兢护藏，无敢疏忽，并多次奔走，以求刊印，然建国后政治运动频仍，未能如愿。“文革”时期，扫“四旧”狂风骤起，不得已将诗稿转移至隐秘处，不料竟被老鼠啮咬，部分诗人前期的诗稿成为碎片，纵有残页，然字迹漫漶，亦难卒读。见此情形，汝震先生痛呼不迭，然无可奈何。

也是苍天不负，诗人故里阳新县有《二如阁》手抄本尚存。2006年阳新诗词学会的黄继烈先生将费诚和黄鹤两位先生的手抄本（本书简称为“费本”和“黄本”）汇集整理成册，名曰《二如阁诗抄》（本书简称为“烈本”），烈